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七劍十三俠 第二十一回 句曲山俠客遇高人 華陽洞眾妖談邪道

卻說眾英雄往句曲山來，在路無話，不兩日便到了句曲山。來至高峰上面，望到山下，濃雲密布；一望白茫茫無邊無際。抬頭看時，旭日當空。鳴皋道：“雲從地起，洵不虛語。這句曲山還算不得高，那雲便在下面了。”不多一會，那輪紅日漸漸升高，射入雲中，分開好似一洞，望見山下樹木田地。少頃，那雲霧盡皆消滅，遠望長江，正如一條衣帶。那日恰是重陽，小舫道：“我們今日到此，卻好登高。”徐慶指著山下，對了小舫道：“你說登高，那邊登高的來也。”眾人依著指頭看時，遠遠的有三個人，從老虎背上走上山來--這句曲山有個山嶺，名為老虎背，是頂險的所在--後面跟著一個小童，肩挑食盒，也到山頂而來。看他們在這壁陡高峰行走，如履平地，季芳便道：“山裏的人，真個走慣山路。我們有工夫的人，尚覺難走，看他們毫不費力。”鳴皋道：“你的工夫也太高了些兒。我看他們卻非尋常之輩。”眾人正在閑談，這主仆四個已到山巔，就在一塊大石之上，三人席地坐下。小童把食盒揭開，取出幾碟菜，一壺酒。三只杯子，三雙竹箸，擺在石上。三人舉杯飲酒，談笑自若，旁若無人。鳴皋看這三人，一個二十來歲，是秀才打扮，生得斯文一脈；一個四十光景，頭帶范陽氈笠，身穿淡黃一口鐘，生得相貌威嚴；一個卻是老者，年紀約有七十向外，童顏鶴發，須似銀絲，頭上扁折巾，身穿月白色的道袍，足登朱履，是個道家裝束。個個舉止飄然，仙風道骨。心中十分愛慕。徐慶同了季芳，立在他們近身。那羅季芳見了他們飲酒，饑得要死，又著腰，張著口，只是呆看。鳴皋見了不雅，便道：“三哥，你看這個山峰；卻是那裏？”徐慶聽了，便走過來。季芳見徐慶走去，也跟了過來。鳴皋道：“馱子，你沒有吃過酒的？做得好樣子！”徐慶道：“賢弟，他們三人說的話，我一句也不懂，不知打的什麼市語。”鳴皋道：“諒是外路人，所以言語各別。”徐慶道：“除去外國的話，我卻不知；若是中國，隨你十三省，什麼江湖切口，我都聽得來。只是這三人的，連一句也聽不出。”季芳道：“他們吃的東西，我也不識得。又不是魚，又不是肉，又不像葷，又不像素，不知是些甚麼古董。”小舫聽了，不覺好笑起來，便道：“四海之內，皆兄弟也。羅大哥便坐下飲一杯，這也何妨？”

小舫這句話說得低低的，原不過取笑他，卻不道被他們聽得。那秀才打扮的年少書生把手招著他們，說道：“好個四海之內皆兄弟！便請過來飲一杯。”鳴皋等只得走將過去，向三人深深一揖，道：“三位尊兄仁丈請了。不才等萍水相逢，豈有相擾之理？”那中年的說道：“你這話便不像個豪傑了。”鳴皋只得坐下，羅季芳並不客氣，也便坐下。楊小舫見他們坐了下去，也只得奉陪。一枝梅同了李武，卻到三茅宮內隨喜去了，故此不在旁邊。獨有徐慶看見鳴皋深深一揖，他們三人並不抬身，只把手一拱，心上有些不悅，暗道：“他們何等樣人，這般托大？”無如鳴皋連連招呼，只得勉強坐下。看那少年的秀才生得十分標致，好似女子一般，將杯敬他們，每人一杯，便逐一問過了他們姓名。鳴皋等一一說了，便還問他三人名姓。那少年秀才微微一笑，那老者默默無言，惟中年的開口說道：“我等山野村夫，何足掛齒。”鳴皋知是高人，便不再問。看那羅季芳，早已睡著的了，暗想：“我們只飲得一杯酒，怎的自覺有些醉了？”看看小舫、徐慶，也是要醉的光景，心中忖想：“莫非又是蒙汗藥酒不成？卻是斷無此理。”不多時，自己也睡著了。

一枝梅同了李武在三茅宮游玩多時，不見他們進來，便一同走到外面。只見四人睡在熟石上，便將他們叫醒。鳴皋睜眼看時，這三人連那童子已不知何往，只見一枝梅同了李武在旁問道：“你們四個，怎的一齊這般好睡？”鳴皋便把飲酒的話告訴了他。羅季芳道：“我上好的陽河高筍，也吃得十來斤。方纔的酒，咽喉裏還沒知道，怎的醉了？”一枝梅道：“這酒還算不得好。若是仙家百日酒，吃了一杯，便醉百日。飲了刃日酒時，端的三年方醒哩。”各人猜疑不出這三個究是何等之人。看官不要性急，只要過得幾回書，自然明白。不是晚生放刁，要試試列公的法眼，猜只一猜。

閑話休提。且說眾弟兄來到後山，尋看華陽仙洞，相傳三茅真君得道之所。卻是洞口甚小，而且潮濕不堪。到是那邊的毒蛇洞、仙人洞，好似兩個城門相仿，又干燥，又平坦。只見那仙人洞口石上，鑿著四字道：“內有毒蛇”。季芳道：“這兩個洞裏，馬也跑得進去，怎的有毒蛇？我們何不進去？”眾人英雄性情，怕甚毒蛇，便一同進去。

走了二三十步，只是黑得緊。鳴皋道：“這個黑暗地獄一般，有何趣味？我們明日帶了火把來方好。”眾人都道有理。大家回出洞來，就在左邊一只真人閣內，借間樓房住下，卻也十分幽雅。眾弟兄住在山中，把個偌大的句曲山方方數十里勝景，盡皆游遍，不覺時光已到小春。

這夜眾人皆已睡熟，獨有徐鳴皋再也睡不熟，便起來開了窗，望望山景。只見一輪皓月當空，萬里無雲，靜悄悄好不有趣。看了一回，遠遠的望見一人行而來。走到仙人洞畔，沿山坡轉彎過去。看他雖是人形，卻有猴頭猴腦，身上著件單衫。暗想：“如今天氣寒涼，怎的他不怕冷？況且更深夜靜，獨行山中，又是這般嘴臉，莫非是個妖怪？”即便枕邊扯了單刀，插在腰間，從樓窗內扑的跳到下面，連竄帶縱，跟將過去。只見這人進了華陽洞對面有一間小樓上去了。鳴皋曉得這間樓牆坍塌，破敗不堪，是沒人住的，便跳到華陽洞旁邊一棵大松樹上，將身隱在松針之內。

看這樓上，早有二個女子在彼。一個穿元色花綢襖兒，一個穿件翠藍花襖，外罩銀紅半臂，生得妖妖嬈嬈。見了這人，便道：“袁師，前幾日到那裏去的，卻這許久不見？”這人道：“我到智真長老處去，問那火燒尾閻關一事。”正在說著，忽見毒蛇洞內走出兩個人來，一個身穿墨褐色袍子，蓬著頭，是個黑臉漢子；一個卻是中年婦人，身下拖錦曳繡，遍體華服。那仙人洞內，也走出兩個人來，一個長大漢子，身著黃衣；一個矮胖子，身穿灰布短襖。四人一路說著話，魚貫上樓，與三人同坐著閑談。

那華服的中年婦人說道：“袁師，你到智真長老那裏，他卻怎說？”袁師道：“他說兩句偈語道：‘謹防朝夜孩兒至，大數三人未到來。’”眾人聽了，皆猜想不出。那黃衣的大漢說道：“不妨不妨，大數還未到哩。”袁師道：“且莫作太平語。我看起來，不是好消息，分明叫我們朝夜謹防。只不知什麼孩兒，卻是這等利害？”那穿元色的女子說道：“害我們的，必定是三個人，目下尚未到來。”這墨褐色袍子的說道：“胡家姐姐，我們且尋歡樂。你的心上人兒，如今怎的了？”女子道：“莫說這行子。前日我去張望他，見他瘦骨支床，形同枯木，我還戀他則甚？”那灰布短襖的矮胖子說道：“胡家姐姐太沒良心。他與你如此恩愛，你見他這般，便要別換他人。”女子道：“蠢物，比得你這好心腸！可記得春間，張家的女兒待你如此好法，你採了他的元精，弄得止存一息。你還趁他未死，把他腦髓都吸了！”那中年婦人說道：“你們休得爭口，從今還宜改過自新。只因我等近年荒淫極矣，古雲樂極生復，莫待大難臨頭，悔之無及。”眾人聽了嗟嘆不樂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